

紐約時報、亞馬遜網路書店、書評雜誌、庫克斯書評、出版家週刊等推薦

新苗文化
小說 F28

我們一家 都很寶

The Mammy

歐美知名喜劇作家 譯作超過16國

布蘭登·歐卡洛 Brendan O'Carroll◎著 陳詩紘◎譯

她沒有時間想過去，只能勇往直前，因為她有七個孩子要養。
她生命力旺盛、意志堅定；愛幻想又無厘頭、不懂硬裝懂。
這個媽媽，令人笑中帶淚！



我們一家都很寶／Brendan O'Carroll 著；

陳詩紘譯．——初版．——臺北市：

新苗文化，2004[民 93]

面：公分（小說；F28）

ISBN 957-451-147-2 (平裝)

873.57

93002001

小說 F28

我們一家都很寶

The Mammy

作者／布蘭登·歐卡洛（Brendan O'Carroll）

譯者／陳詩紘

編輯／王蓓齡

發行人／王聖毅

出版者／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

電話：(02)2332-0430

(02)2339-2500

傳真：(02)2332-9817

劃撥：18324544

排版／全凱數位資訊有限公司

印刷／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次／2004 年 3 月一版一刷

出版登記／局版台業字第 6017 號

國際中文版權授權／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
THE MAMMY by BRENDAN O'CARROLL

Copyright :) FOR TEXT-BRENDAN O'CARROLL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O'BRIEN PRESS LTD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a division of Cathay Culturay Technology Hyperlinks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4 NEW SPROUTS PUBLISHER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Printed in Taiwan.

原書 ISBN 0-86278-372-0

定價／200 元

ISBN 957-451-147-2

（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）

小說 F28

我們一家都很寶

The Mammy

布蘭登・歐卡洛 著

(Brendan O'Carroll)

陳詩紘 譯

作者序

影響我生命最甚的一直都是女性。

我才五歲大的時候，我的母親穆琳便從政壇退休。她是一位社會學家——就我所知，她是當時唯一住在行政機關宿舍的社會學家。自從她退休後，我便擁有所有的關注與愛。她告訴我：長大以後我想要做什麼都可以，我相信她，而且長大後成為一個極有自信的人。父親在我九歲時去世。她母代父職，完整地填補了父愛的空缺。

我有五個姊姊：穆琳、佩特、瑪莎、菲歐娜與伊莉絲。她們十四歲以後都沒有再繼續求學。現在，她們各自有成，我為她們感到的驕傲心情是筆墨難以形容的，因為她們歷經艱苦才得以有今天的成就。

我有幸出生在都柏林的芬格拉斯（Finglas），這個地方有極多堅強的女性。我從鄰居與朋友們身上所學習到的，讓我體會到母親所說的那句話的意思：「個

人的價值裡比價值的個人來得重要。」

一九七七年，我娶了芬格拉斯的某位堅強女子為妻——多琳·唐達爾（Doreen Dowdall）變成多琳·歐卡洛（Doreen O'Carroll）。直到今日，我仍深受她的堅毅力量所啟發，為她的仁慈所折服；而她對我及我們三個孩子的愛，經常令我倍感受寵。我的夥伴兼朋友葛利·布朗，也娶了一位芬格拉斯女子——科莉特。我們一直沒有忘記我們有多麼幸運。

在本書中，我的第一本著作裡，說的是關於一個女人——安格妮絲·布朗的故事。我希望閱讀本書能让你獲得愉快，一如我寫作時的心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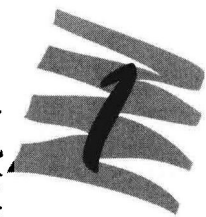
我要趁此機會感謝下列這些人的大力相助，不止是對這本書，同時也對我的事業的幫助：葛利·布朗（Greely Browne），犯罪與熱情的夥伴；佩特·艾根（Pat Egan），一個可愛的討厭鬼，但也是一位真正的朋友；約翰·麥克柯根（John McColgan），他只認識天才：蓋伊·拜尼（Gay Byrne），我的作品的推手；葛利·辛普森（Gerry Simpson），他的籌備與鼓勵；瑪莉·古倫（Mary Culen），校對與批評；湯米「歐洲電視網」史瓦布利格（Tommy "Ruurovision" Swarbrigg），一位真正的明星；巴格西·歐尼爾（Bugsy O'Neill），忠心的支

持；夏依·費茲西蒙（Shay Fitzsimons），沒有做到完全正確絕不罷休的人；蓋瑞斯·歐卡拉漢（Gareth O'Callaghan），冒險精神；約翰·史威尼（John Sweeney），他送給我第一輛二輪馬車；伊莫·葛瑞格（Eamonn Gregg），一位偉大的足球員，也是個很棒的傢伙；麥克·歐卡洛（Michael O'Carroll），我的弟弟——堅信不移的情感——我愛你；提姆·歐康納（Tim O'Connor），一個我從來不知道擁有的朋友；約翰·科特尼（John Courtney），一個我一直知道我所擁有的朋友；加布利爾·拜尼（Gabriel Byrne），他的微笑就是鼓勵；麥克·歐布萊恩（Michael O'Brien），在還不知道我是否能夠寫故事之前，便與我簽約並給我建議——我真的深受啟發，希望我能想到一個合理的理由！

我要感謝我的編輯艾迪（Ide），以及所有歐布萊恩出版社員工的辛勞工作。你們太棒了！還有艾芙琳·康威（Evelyn Conway），忍受我長期折磨的祕書——謝謝你！

最後，我要感謝穆琳·歐卡洛，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八四年。她就是我的母親。

都柏林，一九九四



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——都柏林

一如所有政府部門的建築物一樣，社會局的等候室既單調又乏味。牆壁一共漆了三種顏色：「政府綠」，那是都柏林眾人皆知的，漆在牆壁的下半部；上半部漆著乳白色或非常老舊的白色，中間則是一道紅線作為分隔。室內只有兩張類似教堂裡的長椅子——椅子上到處刻著縮寫與日期。整個室內只有一盞有燈罩的暗淡燈泡，用一條六呎長的電線從天花板垂下來。燈罩外面覆滿灰塵，燈罩內面昏黃，還沾黏了許多蒼蠅屎；燈罩底部則躺著一堆蒼蠅屍體。

「牠們活該，」正盯著燈罩的女人說。

「什麼？牠們活該，安格妮絲？」她的同伴輕聲地問。

「牠們，瑪莉安。」她指著燈罩。「牠們在飛……牠們活該。」

瑪莉安抬頭望著燈罩。片刻，她們兩人同時瞪著燈光。

「老天，安格妮絲，我不是在說你……爲什麼是牠們活該？」瑪莉安一頭霧水，絲毫不擔心安格妮絲的精神狀態。悲傷是一種特別的東西。安格妮絲又指了指燈罩。

「牠們飛到燈罩裡面，對不？然後牠們飛不出來，所以就在裡面拉屎，並死掉。牠們活該，不是嗎？」

瑪莉安再度注視著燈罩，嘴巴微微張開，努力想要搞清楚安格妮絲的腦袋到底在想些什麼。安格妮絲回頭環顧四周；牆壁上的時鐘滴答滴答地響著。再次，她望著等候室裡唯一的另一個人。那個男人只有一條腿，半站半靠在櫃台的窗口。她聽到他在說明申請失業救濟給付的原因。他是「gotchee」，意即一棟建築的夜晚看守員，剛剛遭到解雇，因爲某個小鬼闖入他們那區域，而且打破了好幾扇玻璃。女孩打電話給他的前雇主，確定他是被解雇而非自願離職。安格妮絲在腦海中想像著被解雇是怎樣的畫面。她一直都是自己做小生意，所以不曾有過被解雇的經驗。

「去牠們的，」瑪莉安突然打破沉默。

「誰？」安格妮絲問。

「那些蒼蠅啊，」瑪莉安說。「去牠們的，你說得沒錯，牠們一輩子都到處拉屎！哦，安格妮絲，這個傢伙還要拖很久嗎？我已經快受不了了。」瑪莉安露出痛苦的表情。安格妮絲望著那個男人的肩膀，女孩正好掛上電話。

「就快結束了。看，外面大廳裡有抓娃娃遊戲機，你去玩吧，我不會有事的。去吧！」

瑪莉安逃離等候室。同時，櫃台裡的女孩回到窗口前。

「好了，歐瑞利先生。這是你的報到卡。你得到第四十四號窗口報到，在加迪納街的樓上，星期五早上九點三十分，可以嗎？」

男人望著報告卡，然後望著那個女孩。「星期五？可是今天才星期一耶。你們的人不會給我錢，而我現在已經沒錢了。」

女孩忽然變得一臉正經。「那是你和他們之間的事情，歐瑞利先生。錢的事情你當然得自己想辦法。現在你可以走了。」

「那個人是個混球，」男人對女孩說。

她滿臉通紅，「夠了，歐瑞利先生。」

可是他還沒有講完。「如果我的另一條腿還在的話，他媽的我會去找他報到，我會的！」

女孩讓步地低下頭。「如果你的另一條腿還在的話，歐瑞利先生，」她輕蔑說道，「你早就逮到那些小鬼，而你現在也就不會在這裡了，不是嗎？」她關上櫃台窗口的門，希望歐瑞利先生消失。他平息怒氣，把報到卡塞進口袋、眼鏡放回眼鏡盒裡，並將拐杖夾到腋下。他一邊往外走、一邊大叫著，「你也是個混球！」他推開等候室的門，正好瑪莉安走到了門邊。

「那個人只不過是個混球，」他對她說，並以令人驚訝的速度走廊邁去。瑪莉安望著他好一會兒，然後轉頭看著安格妮絲。「是怎麼回事？」她問道，同時在她身旁的位子坐下來。

安格妮絲聳聳肩。「不知道。你去了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一切都還好吧？」

「再好不過了。老天，他們這裡的紙粗得簡直可以擦掉鼻子。」

「那不就是防油紙嗎？」

「是啊，但是感覺就好像用一個乾癮的紙袋擦鼻子一樣。」

「的確。」

「你還在等什麼？」

「我在等你回來啊。快點！」

兩個人來到櫃台窗口前。安格妮絲按了按鈴，但是什麼聲音都沒有聽到。

「再按一次，」瑪莉安說。

安格妮絲又按了一次。還是沒有聲音。瑪莉安敲了敲櫃台的窗口，似乎聽到窗口後面有移動的聲音。

「有人來了，」安格妮絲輕聲說。然後，好似正準備唱歌似的，她低聲咳嗽，清了清喉嚨。同樣的女孩，她並沒有抬頭；相反的，她打開一本筆記簿，低著頭問道，「姓名與社會福利號碼？」

「我沒有，」安格妮絲回答。

「你沒有姓名？」這下女孩抬起頭來了。

「她當然有姓名，」瑪莉安插嘴道。「她叫安格妮絲，以受祝福的安格妮絲之名爲名，安格妮絲·布朗。」

「我沒有社會福利號碼。」

「每個人都有社會福利號碼的啊，小姐！」

「呃，我沒有！」

「你的先生——他有工作嗎？」

「沒有，不再有工作了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他是被解雇囉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爲什麼不是？」

「他死了。」

女孩沉默了。她看看安格妮絲，然後瑪莉安。

「死了？」兩個女人同時點著頭說。女孩還是不放棄地追問社會福利號碼的遊戲。「你有把你的未亡人津貼手冊帶來嗎？」

「我沒有手冊，那正是我來這裡的原因。」

「啊，這麼說來這是一件新申請案囉？」知道了怎麼一回事後，女孩似乎有些鬆了口氣。她從櫃台下面拿出一張表格。兩個女人立刻彼此互望了一眼，恐懼

的表情閃過她們的臉龐。她們視表格中的問題爲某種考試，安格妮絲對這些並沒有心理準備。女孩開始訊問。

「現在，你的全名是？」

「安格妮絲·蘿莉塔·布朗（Agnes Loretta Browne）。」

「布朗這個字裡面有E嗎？」

「是的，安格妮絲裡也有E，蘿莉塔裡也有E。」

女孩注視著她，不確定這個女人是否會惹火她。

「你娘家的姓氏呢？」

「啊，瑞丁。」

「很好。現在，你丈夫的姓名呢？」

「尼可拉斯·布朗，不過我先聲明，我不知道他娘家的姓氏。」

「尼可拉斯·布朗就行了。職業呢？」

安格妮絲看了瑪莉安一眼，又回頭望著那個女孩，然後輕輕地說，「死了。」

「不，我是指他活著的時候，他活著的時候從事什麼工作？」

「他是廚房搬運工。」

「他的工作地點在哪裡？」

再次，安格妮絲看了一眼瑪莉安空洞的臉龐。「在廚房裡？」她說，希望那是正確的答案。

「當然是在廚房裡，問題是在哪裡的廚房？是某家飯店嗎？」

「它現在還是飯店，對不，瑪莉安？」瑪莉安點點頭。

「哪家飯店！！」女孩此時已火冒三丈，咬牙切齒的問。

「歐康尼爾街（O'Connell Street）上的格瑞珊飯店（Gresham Hotel），親愛的，」安格妮絲很有信心地回答。這個問題很簡單。女孩草草把答案填上，繼續往下問。

「再來，死因是什麼？」

「一個獵人，」安格妮絲說。

「他是被**射殺**而死的嗎？」女孩不敢置信地問。「你的先生是被射殺而亡的嗎？」

「是誰射殺的？」安格妮絲問，好似女孩對她丈夫的死因有了新發現，而她

自己卻不知道。

「獵人？你的丈夫是被某個獵人射殺而死的嗎？」

這下子換安格妮絲一頭霧水了。她想了一會兒，然後臉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

「不，親愛的！一部山夫獵人（Hillman Hunter），他是被一部山夫獵人——一部車子——撞到的！」

女孩再次注視著兩個女人，然後排除這是「電視整人節目」的可能。這兩個女人簡直是白痴，她暗想著。「車禍意外……我明白了。」她又草草填上。兩個女人看到她正在填寫最底下一行，她們很高興，可是接著她把表格翻到新的一頁，兩個女人失望的表情清晰可見。年輕女孩感覺到了，她努力的想要減輕兩人的緊張情緒，說，「那一定很震驚。」

安格妮絲想了一會兒。「是的。那一定是，他肯定沒有預料到會如此震驚！」

女孩環顧室內，懷疑室內是否藏有隱藏式攝影機。再次，她排除了這個念頭。